

# 外交史話

## 駐日欽差使臣汪鳳藻的遭遇

### ●汪公紀

#### 大元國信使被斫頭

運用機智，逞三寸不爛之舌，出國家於危難，是當外交家的最高願望。而能代表自己的國家，受元首的信任，折衝樽俎之間，又是多麼莊嚴，多麼神聖，倘或不幸因此而喪生，又是多麼壯烈，多麼光榮，這就是當外交官的刺激，大丈夫不當如是耶的胸襟。

自古以來雖然有兩國交鋒，不斬來使的定律，偏偏歷史上都不斷的記載着斷頭使臣，而且這班斷頭使臣，往往連名都不能留，冤冤枉枉的死了。在中日邦交史上，第一位留名使臣的頭，是杜世忠，他是大元皇帝忽必烈派遣去日本的「國信使」，不料遇到了不通國際禮儀的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北條時宗，火氣大，把杜世忠押到了名叫「龍口」的地方，不問青紅皂白，便把他殺了。雖然因此而引起了中日之間的第一次大戰，杜世忠却死得糊塗，他連北條時宗的模樣都沒有能見到，奉使來聘的原因也沒有能說，年紀輕輕，纔得三十四歲就做了刀下之鬼。除了頭顱之外，還留下了一首令人鼻酸而不太高明的詩：

出門妻子贈寒衣，問我此行何日歸？  
歸時倘佩黃金印，莫放下機見蘇秦！  
他以為此行可能立功，身佩黃金印而歸呢？這是大元三年西曆一二七四年。

#### 汪鳳藻斡旋韓內鬪

整整過了六百二十年，中日之間又起了一場大戰，我們稱之為甲午之戰，日本則稱之為日清戰爭。是清朝光緒二十年開始，打不到一年我方敗績。戰爭之起因，由於朝鮮問題。中日兩國的對韓國策，我方取保守，而日方則進攻，但也由於我方主政者過於疏忽顛預，而誤了大事，那時中日雙方主政者是：

清廷 慈禧太后 光緒帝  
李鴻章

日本 明治天皇  
伊藤博文 陸奧宗光  
我方派駐日本的欽差大臣是汪鳳藻，本文作者的伯祖。

鳳藻號芝房，生於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），光緒九年進士，翰林院編修（一八八三），九年

之後奉命出使日本。在這之前鳳藻在新設的同文館裏學習英文數學，都名列前茅，其後繼續的從美籍教師研習英文，並翻譯了很多英文名著，其中有 Worlsey 的國際法 (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) / Fawcett 的富國策 (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) 等等五部巨作。他的英文造詣極高，對於文法應用尤其嚴謹。由於他諳熟國際法的關係，當他的鄉先輩風流狀元洪鈞出使俄德荷奧四國時，特聘鳳藻為參贊。洪鈞和賽金花有過一段因緣，在民國初年風行一時的孽海花小說裏，曾經加油加醬的詳加描敘，鳳藻也被提到過，好像他也是深好冶遊的人。但據我所知，我伯祖個性極為樸實，生平未嘗二色，伉儷之間的感情尤篤，與其說他是個遊戲人間紈袴型的公子，毋寧應該說他是位過份固執的道學先生。洪鈞出使三年任滿歸國，鳳藻也隨同去職，時為光緒十六年（西曆一八九〇）。這時中日之間，由於朝鮮王室有了內鬪，中日雙方各有所袒護，因此而起了嚴重的齟齬。

朝鮮李朝自從二十三世純祖歿後，大權便落在外戚金氏之手。後繼的翼宗，未即位而逝。金

氏更加跋扈，王室子孫，個個揣揣自危，紛紛逃避。唯獨英祖之後的李昰應，留位在京中，以酒色為煙幕，而陰與翼宗的遺孀趙氏共謀除金。不久二十五世的哲宗逝世，趙氏以大王大妃（即太后）之名迎李昰應之子為王，尊李昰應為大院君，於是大權立即轉移到他的掌握裏了。他的妻閔氏，有內姪女聰慧貌美就配了給新王，稱為閔妃。閔妃知書達禮，在宮中無事，很讀了些書，對國際形勢也略有所知。初嫁過來時，與翁姑之間相處得不錯，但幾年以後，她便看不慣李昰應的所做所為，同時她的夫婿已經二十多歲，她便竭力慫恿她丈夫去親政，翁媳之間從此發生了間隙，間隙越來越大，成為鮮明的兩派，追隨大院君的稱之為守舊派，而服從閔妃的稱之為開化派。中日兩國捲在兩派的政爭裏，越陷越深，情形也越複雜。

### 甲午戰起下旗歸國

光緒十八（一八九二）年汪鳳藻正式出使日本，接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為大清國欽差出使日本國大臣。這時韓國已經經過了壬午、甲申的兩次政變，日本吞併韓國的野心，已經昭然若揭，清廷則堅持韓國是我屬國，不能不多方維護，因此雙方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階段。韓親日黨領袖之一的金玉均在甲申政變中曾經劫持過韓王，韓王為我方救出後，曾經下令追捕金玉均，却被他逃脫到了日本，韓王恨之入骨，受到了袁世凱的暗示，數度密派刺客去殺金，都沒有成功，不過每次行刺金時，總免不了要驚動日方官憲，日方

不勝其擾，於是將他送到南太平洋裏的小笠原島上去，是個炎熱瘴癘之地，金不勝其苦，住了一年多之後，請求移地，日方就又將他送到極寒的北海道去。顯然的並沒有拿他當上賓看待，而是看他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的廢料。他心灰意懶之餘，不再要求日方保護。到了東京，他恢復自由之後，深悔以往親日之非。

想起當年和李經方（前任駐日欽差大臣）有過交往，並且蒙經方邀請他到上海相會，他於是起了赴滬一行的念頭。恰巧李經方又有信來，書中謂：「關於東洋之事，我輩不可不互相提携，今朝鮮內政大紊，吾國欲予韓廷一臂之助力，希來面晤共謀。」接到此函後，金玉均不再遲疑，和鳳藻疊次在東京會晤之後，在一八九四年的三月十日夜，乘九時五十八分的火車赴大阪轉船赴滬。在三月十日的晚上鳳藻在「芝區」的某小飯店裏，為他餞行，臨別長談，一直到九時纔散。

他三月二十三日抵滬，二十七日在旅舍內為同來的韓國人洪鐘宇以手槍打死。

李經方在離任前，確實介紹過金玉均與鳳藻相識，並託鳳藻照應，鳳藻是位忠於職守的君子，既然前任所付託的人，焉有不竭誠相待之理，他未必知道韓方另有陰謀。何況金雖然是個反覆無常的叛徒，但他有朋黨，有羣衆，有計謀，有口才。此時落難，受到了日本方面的折磨虐待，正是我方攬絡爭取以為我用的好機會，李鴻章不會不看清此點，纔會令他兒子經方去羈縻他，而鳳藻可能也有此了解，纔會與他臨別長談二小時之久。雖然在十年前，袁世凱在護送大院君李昱

應回韓的時候，在與韓王筆談中，對金玉均曾經諷示用暗殺，但時過境遷經過十年的變化，袁世凱是否還在此時存此主張，也很成問題，所以咬定刺金計劃是出自清廷，顯然是日方的武斷。

不幸的是甲午戰爭，終因此而起。鳳藻在奉命下旗歸國之前，還完成了一項工作，他對於保僑早就預為綢繆，列強之中，英國是日本的盟邦，俄國虎視眈眈不斷的謀我，最和平的國家那時是美國，不過美國在克利弗蘭總統任中堅持門羅主義，美洲以外的國際紛爭，不願多管，鳳藻憑他和駐日美使的交誼，居然說動了美方代為保僑，雖然幾經周折，終於接受了清廷的委託。

### 夫人駐館從不出門

鳳藻晉京復命時，是個喪權辱國之身，在他陛見前，據父兄傳告，他在朝珠上塗了鶴頂紅——一種劇毒，以便降罪時自盡。

他是中國外交史上第一個下旗歸國的使臣，雖然無罪可言，但他從此不再言外交。逝世時，我十歲，方在歐洲求學，自歐歸國時，我侍奉過他夫人黃氏，一位慈祥的老太太，問她當年在日本的生活時，她說：「到了使館，就上樓，以後除了回國，就沒有再出過門。」

唯一留給她深刻印象的是她的日本下女，能說簡單中國話的老婆婆，名喚米漿（大概是道子），米漿是丙午年生，日俗謂丙午年不祥，會尅夫，因此不嫁。「我離日時」，她說：「贈她我所佩戴的小翠飾，米漿哭倒在地，拉住我手不放。」當年我們外交官生涯，似乎還不及現在了。